

黎伍斋新译

诗经

秋雨著

中州古籍出版社
二〇一五年·郑州

目 录

前言	1
----------	---

第一部分 国风	21
---------------	----

国风·周南	23
-------------	----

关 雎	23
-----------	----

葛 覃	24
-----------	----

卷 耳	25
-----------	----

樛 木	26
-----------	----

螽 斯	27
-----------	----

桃 夭	28
-----------	----

兔 置	29
-----------	----

芣 苢	30
-----------	----

汉 广	31
-----------	----

汝 坟	32
-----------	----

麟之趾	33
-----------	----

国风·召南	35
-------------	----

鹊 巢	35
-----------	----

采 芣	36
-----------	----

草 虫	36
-----------	----

采 蘋	38
-----------	----

甘 棠	38
-----------	----

行 露	39
-----------	----

羔 羊	40
-----------	----

殷其雷	41
-----------	----

摽有梅	42
-----------	----

小 星	43
-----------	----

江有汜	44
-----------	----

野有死麋	45
------------	----

何彼裵矣	46
------------	----

驺 虞	47
-----------	----

国风·邶风	48
-------------	----

柏 舟	48
-----------	----

绿 衣	49
-----------	----

燕 燕	51
-----------	----

日 月	52
-----------	----

终 风	53
-----------	----

击 鼓	54
-----------	----

凯 风	55
-----------	----

雄 雉	56
-----------	----

匏有苦叶	57
------------	----

谷 风	58
-----------	----

式 微	60
-----------	----

旄 丘	61
-----------	----

简 兮	62
-----------	----

泉 水	63
-----------	----

北 门	64
-----------	----

北 风	65
-----------	----

静 女	67
-----------	----

新 台	68
-----------	----

二子乘舟	69
------------	----

国风·鄘风	70
-------------	----

柏 舟	70
-----------	----

墙有茨	71
-----------	----

君子偕老	72
------------	----

桑 中	73
-----------	----

鶉之奔奔	74
------------	----

定之方中	75
------------	----

蝮 蛸	77	女曰鸡鸣	112
相 鼠	78	有女同车	113
干 旄	79	山有扶苏	114
载 驰	80	蓍 兮	115
国风·卫风	82	狡 童	116
淇 奥	82	褰 裳	117
考 槃	83	丰	117
硕 人	84	东门之墉	118
氓	86	风 雨	119
竹 竿	88	子 衿	120
芄 兰	89	扬之水	121
河 广	91	出其东门	121
伯 兮	91	野有蔓草	122
有 狐	92	溱 洧	123
木 瓜	93	国风·齐风	125
国风·王风	95	鸡 鸣	125
黍 离	95	还	126
君子于役	97	著	127
君子阳阳	97	东方之日	127
扬之水	98	东方未明	128
中谷有蓷	99	南 山	129
兔 爰	100	甫 田	130
葛 藟	101	卢 令	131
采 葛	102	敝 笱	132
大 车	103	载 驱	133
丘中有麻	104	猗 嗟	134
国风·郑风	105	国风·魏风	136
缁 衣	105	葛 屨	136
将仲子	106	汾沮洳	137
叔于田	107	园有桃	138
大叔于田	108	陟 岵	139
清 人	109	十亩之间	140
羔 裘	111	伐 檀	140
遵大路	112	硕 鼠	142

国风·唐风	144	泽 陂	175
蟋 蟀	144	国风·桧风	177
山有枢	145	羔 裘	177
扬之水	146	素 冠	178
椒 聊	147	隰有苕楚	178
绸 缪	148	匪 风	179
杕 杜	149	国风·曹风	181
羔 裘	150	蜉 蝣	181
鸛 羽	151	候 人	182
无 衣	152	鸛 鹄	183
有杕之杜	152	下 泉	184
葛 生	153	国风·豳风	185
采 芣	154	七 月	185
国风·秦风	156	鸛 鹄	190
车 邻	156	东 山	191
驪 骖	157	破 斧	193
小 戎	158	伐 柯	195
蒹 葭	159	九 罭	195
终 南	160	狼 跋	196
黄 鸟	161	第二部分 小雅大雅	199
晨 风	163	小雅·鹿鸣之什	201
无 衣	164	鹿 鸣	201
渭 阳	165	四 牡	202
权 舆	166	皇皇者华	203
国风·陈风	168	常 棣	204
宛 丘	168	伐 木	206
东门之枌	169	天 保	207
衡 门	170	采 薇	209
东门之池	170	出 车	211
东门之杨	171	杕 杜	213
墓 门	172	南 陔	215
防有鹄巢	173	小雅·白华之什	216
月 出	173	白 华	216
株 林	174	华 黍	216

鱼 丽	216	巧 言	264
由 庚	217	何人斯	266
南有嘉鱼	217	巷 伯	268
崇 丘	218	谷 风	270
南山有台	218	蓼 莪	271
由 仪	220	大 东	272
蓼 萧	220	四 月	275
湛 露	221	小雅·北山之什	277
小雅·彤弓之什	223	北 山	277
彤 弓	223	无将大车	278
菁菁者莪	224	小 明	279
六 月	225	鼓 钟	281
采 芑	227	楚 茨	282
车 攻	229	信南山	284
吉 日	231	甫 田	286
鸿 雁	232	大 田	288
庭 燎	233	瞻彼洛矣	289
沔 水	234	裳裳者华	290
鹤 鸣	235	小雅·桑扈之什	292
小雅·祈父之什	237	桑 扈	292
祈 父	237	鸳鸯	293
白 驹	238	颊 弁	294
黄 鸟	239	车 辇	295
我行其野	240	青 蝇	296
斯 干	241	宾之初筵	297
无 羊	243	鱼 藻	300
节南山	245	采 菽	300
正 月	248	角 弓	302
十月之交	252	苑 柳	303
雨无正	255	小雅·都人士之什	305
小雅·小旻之什	258	都人士	305
小 旻	258	采 绿	306
小 宛	260	黍 苗	307
小 弁	261	隰 桑	308

白 华	309
绵 蛮	310
瓠 叶	311
渐渐之石	312
苕之华	313
何草不黄	314
大雅·文王之什	316
文 王	316
大 明	318
绵	322
棫 朴	325
旱 麓	326
思 齐	328
皇 矣	329
灵 台	333
下 武	335
文王有声	336
大雅·生民之什	339
生 民	339
行 苇	342
既 醉	344
鳧 鹭	345
假 乐	347
公 刘	348
洞 酌	350
卷 阿	351
民 劳	354
板	356
大雅·荡之什	359
荡	359
抑	361
桑 柔	365
云 汉	370
崧 高	374

烝 民	377
韩 奕	379
江 汉	382
常 武	384
瞻 卬	387
召 旻	389
第三部分 周鲁商颂	393
周颂·清庙之什	395
清 庙	395
维天之命	395
维 清	396
烈 文	396
天 作	397
昊天有成命	398
我 将	398
时 迈	399
执 竞	400
思 文	401
周颂·臣工之什	402
臣 工	402
噫 嘻	403
振 鹭	403
丰 年	404
有 瞽	404
潜	405
雝	406
载 见	406
有 客	407
武	408
周颂·闵予小子之什	409
闵予小子	409
访 落	410
敬 之	410
小 毖	411

载 芟	412	閼 宫	423
良 耜	413	商 颂	428
丝 衣	414	那	428
酌	414	烈 祖	429
桓	415	玄 鸟	430
赉	416	长 发	431
般	416	殷 武	434
鲁颂·驹之什	418	附录 诗经里知道名字的作者	436
驹	418		
有 駉	419		
泮 水	420		

前言

先秦时期的《诗经》成为甲骨文之后中华文化的新起点，自《诗经》发端而产生的诗性语言，形成了中华民族高雅、博大、纯净、典丽的光辉传统，成为中华古文化里的瑰宝，其文学成就的璀璨光辉照耀着世界东方。孔子曾说：“不学诗，无以言。”“《诗》，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迩之事父，远之事君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”也就是说学习《诗经》非常重要，《诗经》可以兴起，可以鉴赏，可以共鸣，可以抒情，小可以行孝齐家，大可以尽忠报国，让自己的身心回归大自然。古往今来的华夏文化有兴有衰，虽然科举制形成的八股文让中华文化走向堕落，但它同当代某些搞形式主义的口号文字和讲话稿一样，算不得文学范畴，中华文化终不至于被这些文字下滑跌落在历史长河之中。诗经、楚辞、骈文、唐诗、宋词、元曲、明清小说，串起了中华文学的主链条，“天不亡我中华，必不亡中华之文化”。进入新时代的今天，我们正在传承弘扬传统文化，致力于振兴中华，提高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感染力，这中间必然包含着《诗经》瑰丽的篇章。溯洄大河读《诗经》，无不中华古国的文明和繁荣文化而自豪，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在新的时代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应用《诗经》的诗性语言滋养当代，让古为今用，造福今天，造福未来。

—

《诗经》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，是黄河流域先秦文化标志，在古代被列为“六经”之一，而且高居六经之首。封建时代，《诗经》主要是用于教化。《诗经》中歌词语言精美，与音乐、舞蹈三位一体的表现形式，具有审美教化的作用；《诗经》多是抒情诗，情动于中而形于言，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，具有情感教化的作用；《诗经》的内容丰富多彩，知识多样，具有文化教育的

作用。朱熹《诗经集传》中说：“诗者人心之感物，而形于言之余也。心之所感有邪正，故言之所形有是非。惟圣人在上，则其所感者无不正，而其言皆足以为教。其或感之之杂，而所发不能无可择者，则上之人，必思所以自反，而因有以劝惩之，是亦所以为教也。昔周盛时，上自郊庙朝廷，而下达于乡党闾巷，其言粹然无不出于正者。圣人固已协之声律，而用之乡人，用之邦国，以化天下。至于列国之诗，则天子巡守，亦必陈而观之，以行黜陟之典。降自昭穆而后，寢以陵夷。至于东迁，而遂废不讲矣。”并说孔子生逢其时，不得重用，只好编纂《诗经》，“是以其政虽不足以行于一时，而其教实被于万世。是则诗之所以为教者然也”。

《诗经》具有崇高的历史地位，是重要的先秦文学古典，奠定了甲骨文之后的华夏文化，对于华夏诗歌创作、文学艺术、文化发展等影响巨大而深远。就诗歌而言，一是奠定了中国诗歌艺术创作的民族文化传统，譬如：抒情诗的传统，诗歌艺术的传统，现实主义的 tradition 等；二是奠定了中国诗歌语言形式的基础，譬如：齐言、长短句、五言、六言、七言等；三是确立了中国诗歌创作和批评的艺术原则。对于《诗经》中赋、比、兴的含义，朱熹《诗经集传》中的解释是：“赋者，敷陈其事，而直言之者也。”“比者，以彼者比此物也。”“兴者，先言他物，以引起所咏之词也。”

《诗经》中《风》《雅》《颂》得名来自音乐。《风》属于各地的民间小调，歌唱的是各地的风土民情，当然也有黎民百姓关心国家大事的歌谣。所谓国风，国指的是诸侯所统治的地域；风指的是民族歌谣之诗歌。朱熹《诗经集传》中说：“谓之风者，以其被上之化，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，如物因风之动，以有声而其声又足以动物也。是以诸侯采之，以贡于天子，天子受之，而列于乐官。于以考其俗尚之美恶，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。”“凡诗之所谓风者，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，所谓男女相与咏歌，各言其情者也。”里巷歌谣之说是对的，但将民谣皆与君君臣臣挂起钩来，就有些牵强附会了。

《雅》是正的意思，属于宫廷之歌。雅与夏二字古代通用，远古的西安、洛阳均是夏地，后来先后成了西周和东周的京都，于是便有了夏乐，也就是雅乐。雅原为乐器，形状如漆筒，两头蒙着羊皮，后来引申为乐调，指天子所用的正乐。朱熹《诗经集传》中说：“雅者，正也，正乐之歌也。其篇本有大小之殊，而先儒说，又各有正变之别。以今考之，正小雅，燕飨之乐也。正大雅，会朝之乐，受厘陈戒之辞也。故或欢欣和说，以尽群下之情，或恭敬齐庄，以发先王之德。词气不同，音节亦异，多周公制作时所定也。及其变也，则事未必同，而各以其声附之。其次序时世，则有不可考者矣。”

《颂》是赞颂商周先祖和君王的宗庙诗歌。朱熹《诗经集传》中说：“颂

者，宗庙之乐歌。大序所谓，美盛德之形容，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。”周颂中多有言过其实的自卖自夸，甚至有历史造假的嫌疑，故“美盛德之形容”的说法实难苟同。

关于《风》《雅》《颂》，朱熹《诗经集传》序文中说：“若夫雅颂之篇，则皆成周之世，朝廷郊庙乐歌之词，其语和而庄，其义宽而密，其作者，往往圣人之徒。固所以为万世法程，而不可易者也。至于雅之变者，亦皆一时贤人君子，闵时病俗之所为，而圣人取之。其忠厚惻怛之心，陈善辟邪之意，尤非后世能言之士，所能及之。”其中的“万世法程”绝对真理之说是不能成立的，尤其是周人的王婆卖瓜诗篇，掩盖了历史真相，其作者也非皆圣人之徒。鲁迅先生在《汉文学史纲要》里说：“风雅颂以性质言：风者，闾巷之情诗；雅者，朝廷之乐歌；颂者，宗庙之乐歌也。”

《诗经》中没有专门描写自然风光的诗篇，写花鸟虫鱼和各种动植物，搬出景与物、宇宙银河星空、雨雪风云等等，皆是为了用赋、比、兴的艺术笔法陈述事物，目的并不是为了写自然风光。即使写到某地景色，也多是用的比兴手法，以物喻人，以环境抒发情志，用以歌颂、鞭挞、讽刺、同情、哀伤某事某人，寄托理想、期盼、喜怒、感叹诸多内心世界等。

似乎人们已经达成共识，认为《诗经》收集了约公元前1100年至公元前600年，也就是西周初年至春秋前期的三千篇诗，但这种认定不一定准确。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《诗经》，其中《商颂》或许是传承于商代的甲骨文字，多数认为是周代宋国人和微子的作品，《商颂》祭祀了商汤，涉及商之列祖，歌颂了商代汤武、高宗武丁；《周颂》歌颂了生活于夏代的周人祖先后稷，以及生活于夏、商时代的周人先祖公刘、亶父、季历、姬昌等；余者收录的是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诗歌。《颂》中的作品不一定均是创作于周代，某些诗篇很可能在西周之前已经问世，经口头或者甲骨文字流传到了周代，也许在“诗三千”的时候，《颂》的内容还不止这些。从内容而言，《诗经》应当是收集了自帝喾之后到春秋前期的三千篇诗歌。

今天多认为《诗经》共三百〇五篇，多忽略了《小雅》中的六篇笙诗，六篇有曲无词，虽然没有词，但应该有曲，就像今天的钢琴曲，可惜曲也已经遗失，因而今天看到的《诗经》总篇目应为三百一十一篇。《诗经》是配乐舞的歌词，也就是歌词、音乐、舞蹈三位一体，但也有人不同意这一说法。据《左传·襄公二十九年》记载，吴国公子季札访问鲁国时，看到了这种歌词、音乐、舞蹈三位一体的表演，其中就有“十五国风”和《小雅》《大雅》《颂》，季札对其还进行了评论。襄公二十九年（前544），季札访问鲁国时孔子只有八岁，说明在孔子之前《诗经》已有蓝本。

二

关于诗歌的采集,有不同的说法。汉代某些学者认为,周朝有专门的采诗人到民间搜集歌谣,以了解政治和风俗的盛衰利弊。也有人认为,周朝各诸侯国有被称为乐师,就是掌管音乐的官员和专职人员,他们以唱诗作曲为职业,为了丰富他们的唱词和乐调,搜集了各地的歌谣,各诸侯国又把这些歌谣献给周天子,这些诗歌便汇集到朝廷。

《诗经》收集的诗歌地域很广,包括今陕西、河南、河北、山东、山西、湖北等,而多集中于河南。地域范围北到《唐风》中的今山西省北部,南到《周南》《召南》中的汉水流域,东到《齐风》《鲁颂》中的今山东省,西到《秦风》《邶风》中的今甘肃省。

《周南》《召南》采集的地理范围。朱熹《诗经集传》中说:“周,国名。南,南方诸侯之国也。周国,本在禹贡雍州境内,岐山之阳。后稷十三世孙,古公亶父,始居其地,传子季历,至孙文王昌,辟国寝广。于是徙都于丰,而分岐周故地,以为周公旦、召公奭之采邑。且使周公为政于国中,而召公宣布于诸侯,于是德化大成于内。而南方诸侯之国,江沱汝汉之间,莫不从化。盖三分天下,而有其二焉。至子武王发,又迁于镐。遂克商而有天下。武王崩,子成王诵立。周公相之,制作礼乐,乃采文王之世风化所及民族之诗,被之箎弦,以为房中之乐,而又推之以及于乡党邦国。所以着明先王风俗之盛,而使天下后世之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者,皆得以取法焉。盖其得之国中者,杂以南国之诗,而谓之周南。言自天子之国,而被于诸侯,不但国中而已也。其得之南国者,则直谓之召南。言自方伯之国,被于南方,而不敢以系于天子也。岐周,在今凤翔府岐山县。丰,在今京兆府鄠县终南山北。南方之国,即今兴元府京西湖北等路诸州。”又说:“召,地名。召公奭之采邑也。旧说扶风雍县南有召亭,即其地。今雍县析为岐山天兴二县。未知召亭在何县。”周南是周公姬旦的封地,西周问世后,位于黄河与汉江之间,今河南省三门峡以西、陕西省西安以东的豫西、鄂西北、陕西商洛一带。召南是周召公姬奭的封地,位于黄河与汉江之间,今河南省三门峡以东豫西、豫西南、鄂西北一带。

《邶风》《鄘风》《卫风》采集的地理范围。朱熹《诗经集传》中说:“邶、鄘、卫,三国名。在禹贡冀州,西阻太行,北逾衡漳,东南跨河,以及兖州桑土之野。及商之季,而纣都焉。武王克商,分自纣城朝歌而北,谓之邶,南谓之鄘,东谓之卫,以封诸侯。邶、鄘不详其始封。卫则武王弟康叔之国也。卫

本都河北朝歌之东，淇水之北，百泉之南。其后不知何时并得邶、鄘之地。至懿公为狄所灭，戴公东徙渡河，野处漕邑。文王（公）又徙居于楚丘。朝歌故城，在今卫州卫县西二十二里，所谓殷墟。卫故都，即今卫县（治所位于今浚县卫贤镇）。漕、楚丘，皆在滑州。大抵今怀卫。澶相、滑濮等州，开封大名府界，皆卫境也。但邶、鄘地既入卫。其诗皆为卫事，而犹系其故国之名，则不可晓。”邶国是西周初年诸侯国，姬发灭商后，为了安置商遗民，将商代王畿之地分为邶、鄘、卫，封商代帝辛的儿子武庚于殷地，称邶国。邶国地域认为在今河南省汤阴，或认为在今河南省北部、河北省南部一带。鄘国位于今河南省新乡市东北一带，是西周初年的封国。卫国是西周初年所建立的诸侯国，第一代国君是姬昌的第九子康叔封，辖地大致为今河南省黄河北部、河北省邯郸及邢台一部分、山东省聊城市西部，先后建都于朝歌（鹤壁）、楚丘（滑县）、帝丘（濮阳）、野望（沁阳）。卫国是存续时间最长的诸侯国之一，立国前后共计八百三十八年，传三十五君，卫武公时国力最强，灭于秦亡前一年。周公旦平定“三监之乱”，灭东方五十国，尽收原卫、邶、鄘之地，将原来武庚掌管的商都周围地区和商遗民七族封给康叔封，让康叔封迁徙至今河南省鹤壁市淇水岸边，在朝歌建立卫国。因此，采集自卫地的《邶风》《鄘风》《卫风》均属于《卫风》。《左传·襄公二十九年》记载，孔子之前的吴公子季札已经把《诗经》中的邶、鄘、卫作为一个整体，统称为《卫风》。

《王风》采自东周时期的洛邑，也就是今天的洛阳一带。东周时期的洛邑宫廷之歌不再称雅，而与采自诸侯国的诗歌同称为风。朱熹《诗经集传》中说：“王，谓周东都，洛邑王城，畿内方六百里之地。在禹贡豫州大华外方之间。北得河阳，渐冀州之南也。周室之初，文王居丰，武王居镐。至成王，周公始营洛邑，为时会诸侯之所。以其土中四方来者，道里均故也。自是谓丰镐为西都，而洛邑为东都。至幽王嬖褒姒生伯服，废申后及太子宜臼。宜臼奔申。申侯怒，与犬戎攻宗周，弑幽王于戏。晋文侯、郑武侯迎宜臼于申而立之，是为平王。徙居东都王城，于是王室遂卑，与诸侯无异，故其诗不为雅而为风。然其王号未替也，故不曰周而曰王。其地，则今河南府及怀孟等州是也。”

《郑风》采集的地理范围。朱熹《诗经集传》中说：“郑，邑名。本在西都畿内咸林之地。宣王以封其弟友为采地。后为幽王司徒，而死犬戎之难，是为桓公。其子武公掘突，定平王于东都。亦为司徒，又得虢、桧之地。乃徙其封，而施旧号于新邑，是为新郑。咸林，在今华州郑县，新郑，既今之郑州是也。”郑国为周厉王的小儿子，也是周宣王的弟弟姬友，于公元前 806 年所建，初始位于今陕西省华县以东，姬友成为郑国第一代君主，尊称郑桓公。

郑国初为周王朝畿内诸侯，周室衰微，郑桓公积极谋求全身之策，通过向虢国、桧国贿赂，取得十邑之地作为新郑国在东方的立足点。当周室东迁，郑国借天子之名兼并了周边的一些小诸侯国，包括虢、桧两国，郑国由畿内诸侯成为畿外诸侯。郑国的东面是鲁、宋，西北是成周、卫、晋，西南就是陈、蔡、许和楚，周围还有许多姬、姜、偃、嬴及其他小国。郑国经常利用王室之名为自己谋私利，兼并了周边的小国，侵夺许国，干涉宋、卫、鲁等国，助齐国赶走了入侵的北狄。经过几次君位争夺，郑国国势大不如前，周边列强纷纷崛起。进入战国，郑国仍然得以苟延残喘。公元前375年，郑国被韩国所灭。

《齐风》采集的地理范围。朱熹《诗经集传》中说：“齐，国名。本少昊时，爽鸠氏所居之地。在禹贡为青州之域，周武王以封太公望。东至于海，西至于河，南至于穆陵，北至于无棣。太公，姜姓。本四岳之后，既封于齐。通工商之业，便鱼盐之利，民多归之，故为大国。今青齐淄潍德棣等州，是其地也。”齐国是周朝时期山东半岛的一个诸侯国，分为姜齐和田齐。西周初年，姬发灭商兴周后，封姜尚（吕尚、姜子牙）于齐，齐国又称姜齐或吕齐。公元前391年，田和废掉齐康公。公元前386年，田和放逐了齐康公自立为国君，被周安王封为齐侯。公元前334年，田氏始称王，齐国又称田齐，其疆域大致为今山东省偏北的大部及河北省西南部，都于今山东省临淄。公元前221年，秦灭齐。公元前208年，齐复国。公元前202年，齐国被汉将韩信所灭。

《魏风》采集的地理范围。朱熹《诗经集传》中说：“魏，国名。本舜、禹故都。在禹贡冀州雷首之北，析城之西，南枕河曲，北涉汾水。其地狭隘，而民贫俗俭，盖有圣贤之遗风焉。周初以封同姓，后为晋献公所灭，而取其地。今河中府解州即其地也。苏氏曰：魏地入晋久矣。其诗疑皆为晋而作。故列于唐风之前。犹邶、鄘之于卫也。今按，篇中公行、公路、公族，皆晋官。疑实晋诗，又恐魏亦尝有此官，盖不可考矣。”魏国是西周时期建立的一个诸侯国，册封地位于今山西省芮城县北一带，始祖是姬昌第十五子毕公高。公元前661年，魏国被晋献公攻灭，封给毕万，毕万成为战国时代魏国先祖。公元前453年，魏、韩、赵三家分晋后，魏文侯创立魏国，都于今山西省夏县。公元430年，为了变法图强，称雄图霸，魏文侯把都城迁到今河北省魏县。公元前361年，魏惠王迁都大梁，也就是今河南省开封，到大梁后，魏国也称梁国。

《唐风》采集的地理范围。朱熹《诗经集传》中说：“唐，国名。本帝尧旧都。在禹贡冀州之域，太行恒山之西，大原大岳之野，周成王以封弟叔虞为唐侯。南有晋水，至子燮乃改国号曰晋。后徙曲沃，又徙居绛。其地土瘠民贫，勤俭质朴，忧深思远，有尧之遗风焉。其诗不谓之晋而谓之唐，盖仍其始封之旧号耳。唐叔所都，在今大原府，曲沃及绛，皆在今绛州。”唐国是晋国

的前身,位于今山西省翼城县一带,姬诵在位时,把唐国封给了他的弟弟叔虞,叔虞的儿子继唐国国君之位后改称晋国。

《秦风》采集的地理范围。朱熹《诗经集传》中说:“秦,国名。其地在禹贡雍州之域,近鸟鼠山。初伯益佐禹,治水有功,赐姓嬴氏。其后中湣居西戎,以保西垂。六世孙大骆生成及非子。非子事周孝王,养马于汧渭之间,马大繁息。孝王封为附庸,而邑之秦。至宣王时,犬戎灭成之族。宣王遂命非子曾孙秦仲,为大夫诛西戎不克,见杀。及幽王为西戎犬戎所杀,平王东迁,秦仲孙襄公以兵送之。王封襄公为诸侯,曰:能逐犬戎。即有岐丰之地,襄公遂有周西都畿内八百里之地。至玄孙德公,又徙于雍。秦,即今之秦州,雍,今京兆府兴平县是也。”秦国是周朝时期在中国西北建立的一个诸侯国,其先祖嬴姓部族是商朝贵族,早在商代就是镇守西戎的得力助手,因嬴姓部族卷入了“三监之乱”,遭到西周的惩罚,被迫西迁,嬴姓部族沦为奴隶。周孝王时,秦先祖秦非子因养马有功被封为附庸,秦人此后世代为周王室养马,并负责保卫边疆对抗西戎。周夷王以后,周王室越来越衰败,不得不依靠秦人稳定西部疆域。公元前821年,秦庄公击败西戎,被周宣王封为西陲大夫,赐以原大骆之族所居的犬丘,也就是今甘肃省天水西南礼县一带之地。公元前771年,周幽王被西戎攻杀,秦襄公率兵救周有功,得到周平王赏识。公元前770年,秦襄公派兵护送周平王东迁,被封为诸侯,并将岐山以西之地赐给秦襄公,秦国正式成为周朝诸侯国。秦穆公时,秦国先后灭掉西方戎族所建立的十二个国家,国土达千余里,秦与西方常年频繁征战,造就了秦人能征善战。秦孝公时,任用商鞅实行变法,秦国逐渐成为战国中期最强大的国家。公元前325年,秦国君称王,即秦惠王。公元前316年,秦灭蜀国,成为战国七雄之一。公元前237年,秦嬴政即位。公元前230年至前221年,秦灭六国实现了华夏的大一统。

《陈风》采集的地理范围。朱熹《诗经集传》中说:“陈,国名。大皞伏羲氏之墟。在禹贡豫州之东,其地广平,无名山大川。西望外方,东不及孟诸。周武王时,帝舜之冑,有虞阍父为周陶正。武王赖其利器用,与其神明之后,以元女大姬妻其子满,而封之于陈。都于宛丘之侧。与黄帝帝尧之后,共为三恪,是为胡公。大姬妇人尊贵,好乐巫觋歌舞之事。其民化之。今之陈州即其地也。”陈国分周代陈国和商代陈国。商汤灭夏后,册封舜的后人虞遂于陈,建立了商代的陈国。商末,舜的一个后裔妫遏父(阍父)投奔西岐,做了西岐负责管理陶器生产的陶正。妫遏父为西岐经济发展做出很大贡献,姬昌将自己的大女儿太姬嫁给了妫遏父的世子妫满为妻,姬发灭商后,分封部分上古圣贤名王的后裔为诸侯承奉圣祀,妫满被册命派遣到陈,取代了虞

遂的后代当了陈侯。两个不同时代的陈国先后均建国于今河南省淮阳一带,定都宛丘(淮阳城关)。周代陈国位居周初十大封国之列,地盘比商代陈国大。周代陈国存续时间为公元前1045年至前478年,辖地最大时达十四邑,大致为今河南省东部和安徽省一部分,楚惠王杀陈湣公后陈亡,陈国共历二十五世,延续五百多年。

《桧风》采集的地理范围。朱熹《诗经集传》中说:“桧,国名。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。在禹贡豫州外方之北,荥波之南,居溱洧之间。其君妘姓。祝融之后,周衰为郑桓公所灭,而迁国焉。今之郑州即其地也。苏氏以为桧诗,皆为郑作。如邶、鄘之于卫也。”桧国都于今河南省新密曲梁镇,地理范围处于豫州偏北部,相当于今郑州市一部分。公元前769年,被郑武公所灭,领地并入郑国,故《桧风》可以认为是《郑风》,就像《邶风》《鄘风》可以认为是《卫风》一样。

《曹风》采集的地理范围。朱熹《诗经集传》中说:“曹,国名。其地在禹贡兖州陶丘之地,雷夏菏泽之野。周武王以封其弟振铎。今之曹州即其地也。”曹国由姬昌第六子开国,共历二十六世,存续五百五十六年,是春秋时期中原东部地区的二流诸侯国,没有什么建树。公元前487年,宋国虜杀曹伯阳,曹国覆亡。曹国辖地为今山东省定陶一带,建都陶丘,也就是今山东省菏泽市定陶。

《豳风》采集的地理范围。朱熹《诗经集传》中说:“豳,国名。在禹贡雍州岐山之北,原隰之野。虞夏之际,弃为后稷,而封于郃。及夏之衰,弃稷不务。弃子不窋失其官守,而自窜于戎狄之间。不窋生鞠陶。鞠陶生公刘。能复修后稷之业,民以富实。乃相土地之宜,而立国于豳之谷焉。十世而大王徙居岐山之阳。十二世而文王始受天命。十三世而武王遂为天子。武王崩,成王立,年幼不能莅阼,周公旦以冢宰摄政。乃述后稷公刘之化,作诗一篇,以戒成王,谓之豳风。而后人又取周公所作,及凡为周公而作之诗,以附焉。豳,在今邠州三水县,郃,在今京兆府武功县。”豳国是周人先祖不窋之孙公刘所建,建国于夏末商初时期,位于今甘肃省宁县一带。公刘是周人部落首领,其祖皆为夏朝贵族,是夏代农耕总管,世代为夏朝负责五谷棉麻、秋收冬藏之类农事活动。商代周人先祖不窋由关中北行,定居于戎狄之间。豳国建立后,历经三百余年,到了古公亶父时,豳国才迁往周原,也就是西岐。

《小雅》《大雅》采自镐京、洛邑的京畿之地或者宫廷,也就是今天的西安、洛阳一带。

《周颂》三十一篇,多为周公所定,间或有周康王以后的作品。其作品产生地应在京畿,也就是今天的西安、洛阳一带。

《鲁颂》产生的地理位置相当于今山东省的南部,兼涉河南、江苏、安徽三省一部分,国都设在曲阜。朱熹《诗经集传》中说:“鲁,少皞之墟。在禹贡徐州,蒙羽之野。成王以封周公长子伯禽。今袭庆东平府沂密海等州,即其地也。成王以周公有大勋劳于天下,故赐伯禽以天子之礼乐。鲁于是乎有颂,以为庙乐。其后又自作诗,以美其君,亦谓之颂。”

《商颂》五篇,按照朱熹之说,作品的产生地在“禹贡徐州泗滨西及豫州盟猪之野。商都亳,宋都商丘。皆在今应天府亳州界”,多认为产生于今河南省商丘市。

《诗经》的诗歌多集中于黄河流域的河南省和陕西省,所以说《诗经》的故乡在黄河流域,读《诗经》犹如溯洄大河千古岁月,回望周代以前历史人文。

三

《诗经》记载了周朝的民族历史、社会风貌、战争行役、古代英雄、祭祀活动、宫廷宴饮、劳动劳役、家庭生活、婚姻爱情、赞美讽刺等等,无所不及,尤其是《国风》之中,记录了诸侯国横征暴敛,攻伐兼并,战火云烟,社会黑暗,黎民疾苦怨愤不满,甚至还有惨无人道的活人殉葬。通过字里行间,看到了女子遭弃的悲惨命运,看到了对自由婚姻的争取与抗争,看到了各地风土民情。同时,由《诗经》也找寻到了中华文化里许多分支文化的历史源头。譬如:梅文化、月文化、竹文化、荷文化、兰文化、爱国文化、廉政文化、赞美文化、讽刺文化、孝道文化、思乡文化、爱情文化、哀伤文化等,当然也有周人的封神文化等。

中华梅文化源自《诗经》。甲骨文字中就有“梅”字的身影,“梅”在甲骨文中写为“𣎵”,黄河流域那个时期比现在要温暖,适宜古梅的生长。由《诗经》可知,《秦风·终南》“有条有梅”,《陈风·墓门》“墓门有梅”,《曹风·鸛鸣》“其子在梅”,《小雅·四月》“侯栗侯梅”,《召南·鵲巢》“鵲巢有梅”,黄河流域梅树繁盛,而且中国梅文化在诗经时代已现雏形。自《诗经》而始,中华文人总结出梅花的铁骨铮铮、傲寒怒放、坚贞高洁、清雅俊逸、冰肌玉骨、雪中留香,从而把梅的生物形态特征升华成了民族精神的写照。梅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梅花为中国文化增辉,中国文化因梅文化添彩。

中华月文化源自《诗经》。盘古开天地,人猿相揖别,自从有了人类的历史,人类的生活中便有了月光、月影、月魂。距今约八千年,华夏的前身裴李

岗、渭河流域、关中及丹江上游的大地湾,有了农业文明,出现了最原始的月文化。五千年前,黄河流域进入五帝时期,音律问世,有了口头传唱的诗歌,远古咏月诗歌因没有文字无法记录,未能留传后世。约公元前1300年,进入农耕文明的商代后期,创造出甲骨文字,有了商代的阴阳历,记录下来那时的月圆月缺,成就了有文字记载的商代明月。甲骨文之后有了《诗经》,其中涉及“月”字的诗歌共有二十六篇,《陈风·月出》就是一首月下想念一位美丽姑娘的诗歌。皎洁的月光之下,诗人思念起他的心上人,大有千里共婵娟的迷离意境,也许诗人的心上人近在咫尺,但朦胧的月光下,又似乎离得很远,可谓美人如花隔云端,活现出一个月光之下的美人儿,如梦,似幻。古人把月亮又称为夜光、顾菟、玉蟾。后世诗人也给月亮起了别名,譬如:玉兔、素娥、冰轮、桂魄、婵娟等。西汉时期,嫦娥奔月的故事形成。历经各代直到今天,人们对天上的一轮明月情有独钟,汉赋、唐诗、宋词、元曲、明清小说,咏月的文字经久不衰,每至八月中秋,“海上生明月,天涯共此时”“天上一轮才捧出,人间万姓仰头看”,形成了中华独具特色的月文化。

中华竹文化源自《诗经》。《诗经》中涉及竹的诗歌有十三篇之多,明着写竹的有《淇奥》一篇,《淇奥》以淇河两岸的淇竹起兴,歌颂了卫国第十一代国君卫武公的美德,赋予竹以人的精神、道德、情操。淇竹因此而名传天下,誉满华夏古今,真可谓“淇竹传《诗》”“问华胄,名淇澳”,绿竹成为中华民族品格、禀赋和美学精神的象征。各朝各代文人都在追思着淇竹,成就了淇竹文化。淇竹文化是《诗经》关于淇河卫地所独有的特色,不单单说的是淇竹,内里含着廉政文化,闪现着君子的身影。作为君子,应该首先完善自我,陶冶身心,涵养品性,不仅“有斐”,还要“如切如磋,如琢如磨”,用今天的话说就是“打铁先要自身硬”。淇竹文化中包含着廉政、爱国、爱家乡、忘我奉献、努力奋斗等,内涵丰富,因此说淇竹是淇河之魂。追溯华夏竹文化的源头,竟是起自淇河岸边,《淇奥》开创了淇竹文化的历史先河,也开创了中华竹文化的历史先河。

中华荷文化源自《诗经》。“山有扶苏,隰有荷华”出自《郑风·山有扶苏》,“彼泽之陂,有蒲与荷”出自《陈风·泽陂》。华夏从漫长的奴隶时代进入到封建时代,荷花也从湖畔沼泽的野生状态进入到了人们耕作的田间池塘。《周书》有句:“藪泽已竭,既莲掘藕。”可见周代的野生荷已经开始被人们食用了。《尔雅》中说:“荷,芙蕖,其茎茄,其叶蕂,其本密,其华菡萏,其实莲,其根藕,其中葍,葍中薏。”说明人们对荷花的了解已有一定的概念,春秋时期人们已经将荷各部分器官分别定了专名。《诗经》中将莲称作水芙蓉、水芝、泽芝、水华、水环。至于将莲作荷,则是古中国称莲的绿茎为荷,之后